資治通鑑/卷21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十八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十九 唐紀三十五

► 卷二百二十

起柔兆涒灘十月，盡強圉作噩閏月，不滿一年。

資治通鑑 第219卷

卷第二百一十九

【唐紀三十五】 起柔兆涒灘十月，盡強圉作噩閏月，不滿一年。

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中之上至德元年（丙申，公元七五六年）

冬，十月，辛巳朔，日有食之，既。

上發順化，癸未，至彭原。

初，李林甫為相，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，退則又以所言白之；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。至是，敕盡革其弊，開諫諍之塗。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、承旨，旬日而更，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。

第五琦見上於彭原，請以江、淮租庸市輕貨，溯江、漢而上至洋川，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；上從之。尋加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。琦作榷鹽法，用以饒。

房琯喜賓客，好談論，多引拔知名之士，而輕鄙庸俗，人多怨之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，上命琯以為南海太守，兼御史大夫，充嶺南節度使；琯以為攝御史大夫。進明入謝，上怪之，進明因言與琯有隙，且曰：「晉用王衍為三公，祖尚浮虛，致中原板蕩。今房琯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，所引用皆浮華之黨，真王衍之比也！陛下用為宰相，恐非社稷之福。且琯在南朝佐上皇，使陛下與諸王分領諸道節制，仍置陛下於沙塞空虛之地，又布私黨於諸道，使統大權。其意以為上皇一子得天下，則己不失富貴，此忠臣所為乎？」上由是疏之。

房琯上疏，請自將兵復兩京；上許之，加持節、招討西京兼防禦蒲、潼兩關兵馬、節度等使。琯請自選參佐，以御史中丞鄧景山為副，戶部侍郎李揖為行軍司馬，給事中劉秩為參謀。既行，又令兵部尚書王思禮副之。琯悉以戎務委李揖、劉秩，二人皆書生，不閒軍旅。琯謂人曰：「賊曳落河雖多，安能敵我劉秩！」琯分為三軍：使裨將楊希文將南軍，自宜壽入；劉貴哲將中軍，自武功入；李光進將北軍，自奉天入。光進，光弼之弟也。

以賀蘭進明為河南節度使。

穎王璬之至成都也，崔圓迎謁，拜於馬首，璬不之止；圓恨之。璬視事兩月，吏民安之。圓奏罷璬，使歸內宅；以武部侍郎李峘為劍南節度使，代之。峘，峴之兄也。上皇尋命璬與陳王珪詣上宣慰，至是，見上於彭原。延王玢從上皇入蜀，追車駕不及；上皇怒，欲誅之，漢中王瑀救之，乃命玢亦詣上所。

甲申，令狐潮、王福德復將步騎萬餘攻雍丘。張巡出擊，大破之，斬首數千級，賊遁去。

房琯以中軍、北軍為前鋒，庚子，至便橋。辛丑，二軍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。琯效古法，用車戰，以牛車二千乘，馬步夾之；賊順風鼓噪，牛皆震駭。賊縱火焚之，人畜大亂，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，存者數千而已。癸卯，琯自以南軍戰，又敗，楊希文、劉貴哲皆降於賊。上聞琯敗，大怒。李泌為之營救，上乃宥之，待琯如初。以薛景仙為關內節度副使。

敦煌王承寀至回紇牙帳，回紇可汗以女妻之，遣其貴臣與承寀及僕固懷恩偕來，見上於彭原。上厚禮其使者而歸之，賜回紇女號毘伽公主。

尹子奇圍河間，四十餘日不下。史思明引兵會之。顏真卿遣其將和琳將萬二千人救河間，思明逆擊，擒之，遂陷河間；執李奐送洛陽，殺之。又陷景城，太守李暐赴湛水死。思明使兩騎繼尺書以招樂安，即時舉郡降。又使其將康沒野波將先鋒攻平原，兵未至，顏真卿知力不敵，壬寅，棄郡度河南走。思明即以平原兵攻清河、博平，皆陷之。思明引兵圍烏承恩於信都，承恩以城降，親導思明入城，交兵馬、倉庫，馬三千匹、兵五萬人，思明送承恩詣洛陽，祿山復其官爵。

饒陽裨將束鹿張興，力舉千鈞，性復明辯，賊攻饒陽，彌年不能下。及諸郡皆陷，思明並力圍之，外救俱絕，太守李系窘迫，赴火死，城遂陷。思明擒興，立於馬前，謂曰：「將軍真壯士，能與我共富貴乎？」興曰：「興，唐之忠臣，固無降理，今數刻之人耳，願一言而死。」思明曰：「試言之。」興曰：「主上待祿山，恩如父子，群臣莫及，不知報德，乃興兵指闕，塗炭生人，大丈夫不能剪除凶逆，乃北面為之臣乎！僕有短策，足下能聽之乎？足下所以從賊，求富貴耳，譬如燕巢於幕，豈能久安！何如乘間取賊，轉禍為福，長享富貴，不亦美乎！」思明怒，命張於木上，鋸殺之，詈不絕口，以至於死。

賊每破一城，城中人衣服、財賄、婦人皆為所掠。男子，壯者使之負擔，羸、病、老、幼皆以刀槊戲殺之。祿山初以卒三千人授思明，使定河北，至是，河北皆下之，郡置防兵三千，雜以胡兵鎮之；思明還博陵。

尹子奇將五千騎度河，略北海，欲南取江、淮。會回紇可汗遣其臣葛邏支將兵入援，先以二千騎奄至范陽城下，子奇聞之，遽引兵歸。

十一月，戊午，回紇至帶汗谷，與郭子儀軍合；辛酉，與同羅及叛胡戰於榆林河北，大破之，斬首三萬，捕虜一萬，河曲皆平。子儀還軍洛交。

上命崔渙宣慰江南，兼知選舉。

令狐潮帥眾萬餘營雍丘城北，張巡邀擊，大破之，賊遂走。

永王璘，幼失母，為上所鞠養，常抱之以眠；從上皇入蜀。上皇命諸子分總天下節制，諫議大夫高適諫，以為不可；上皇不聽。璘領四道節度都使，鎮江陵。時江、淮租賦山

積於江陵，璘召募勇士數萬人，日費巨萬。璘生長深宮，不更人事，子襄城王瑒，有勇力，好兵，有薛鏐等為之謀主，以為今天下大亂，惟南方完富，璘握四道兵，封疆數千里，宜據金陵，保有江表，如東晉故事。上聞之，敕璘歸覲於蜀；璘不從。江陵長史李峴辭疾赴行在，上召高適與之謀。適陳江東利害，且言璘必敗之狀。十二月，置淮南節度使，領廣陵等十二郡，以適為之；置淮南西道節度使，領汝南等五郡，以來瞋為之；使與江東節度使韋陟共圖璘。

安祿山遣兵攻潁川。城中兵少，無蓄積，太守薛願、長史龐堅悉力拒守，繞城百里廬舍、林木皆盡。期年，救兵不至，祿山使阿史那承慶益兵攻之，晝夜死鬥十五日，城陷，執願、堅送洛陽，祿山縛於洛濱木上，凍殺之。

上問李泌曰：「今敵強如此，何時可定？」對曰：「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，皆輸之范陽，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！今獨虜將或為之用，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，自餘皆脅從耳。以臣料之，不過二年，天下無寇矣。」上曰：「何故？」對曰：「賊之驍將，不過史思明、安守忠、田乾真、張忠志、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。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，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，則思明、忠志不敢離范陽、常山，守忠、乾真不敢離長安，是以兩軍縶其四將也，從祿山者，獨承慶耳。願敕子儀勿取華陰，使兩京之道常通，陛下以所征之兵軍於扶風，與子儀、光弼互出擊之，彼救首則擊其尾，救尾則擊其首，使賊往來數千里，疲於奔命，我常以逸待勞，賊至則避其鋒，去則乘其弊，不攻城，不遏路。來春覆命建寧為范陽節度大使，並塞北出，與光弼南北掎角以取范陽，覆其巢穴。賊退則無所歸，留則不獲安，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，必成擒矣。」上悅。

時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裡，皆惡泌。建寧王倓謂泌曰：「先生舉倓於上，得展臣子之效，無以報德，請為先生除害。」泌曰：「何也？」倓以良娣為言。泌曰：「此非人子所言，願王姑置之，勿以為先。」倓不從。

甲辰，永王璘擅引舟師東巡，沿江而下，軍容甚盛，然猶未露割據之謀。吳郡太守兼江南東路採訪使李希言平牒璘，詰其擅引兵東下之意。璘怒，分兵遣其將渾惟明襲希言於吳郡，季廣琛襲廣陵長史、淮南採訪使李成式於廣陵。璘進至當塗，希言遣其將元景曜及丹徒太守閻敬之將兵拒之，李成式亦遣其將李承慶拒之。璘擊斬敬之以殉，景曜、承慶皆降於璘，江、淮大震。高適與來瑱、韋陟會於安陸，結盟誓眾以討之。

于闐王勝聞安祿山反，命其弟曜攝國事，自將兵五千入援。上嘉之，拜特進，兼殿中監。

令狐潮、李庭望攻雍丘，數月不下，乃置杞州，築城於雍丘之北以絕其糧援。賊常數萬人，而張巡眾才千餘，每戰輒克。河南節度使虢王巨屯彭城，假巡先鋒使。是月，魯、東平、濟陰陷於賊。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，將襲寧陵，斷巡後。巡遂拔雍丘，東守寧陵以待之，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。是日，楊朝宗至寧陵城西北，巡、遠與戰，晝夜數十合，大破之，斬首萬餘級，流屍塞汴而下，賊收兵夜遁。敕以巡為河南節度副使。巡以將士有功，遣使詣虢王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，巨唯與折衝、果毅告身三十通，不與賜物。巡移書責巨，巨竟不應。

是歲，置北海節度使，領北海等四郡；上黨節度使，領上黨等三郡；興平節度使，領上洛等四郡。

吐蕃陷威戎、神威、定戎、宣威、制勝、金天、天成等軍，石堡城、百谷城、雕窠城。

初，林邑王范真龍為其臣摩訶漫多伽獨所殺，盡滅范氏。國人立其王頭黎之女為王，女不能治國，更立頭黎之姑子諸葛地，謂之環王，妻以女王。

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中之上至德二年（丁酉，公元七五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上皇下誥，以憲部尚書李麟同平章事，總行百司，命崔圓奉誥赴彭原。麟，懿祖之後也。

安祿山自起兵以來，目漸昏，至是不復睹物；又病疽，性益躁暴，左右使令，小不如意，動加棰撻，或時殺之。既稱帝，深居禁中，大將希得見其面，皆因嚴莊白事。莊雖貴用事，亦不免棰撻，閹豎李豬兒被撻尤多，左右人不自保。祿山嬖妾段氏，生子慶恩，欲以代慶緒為後。慶緒常懼死，不知所出。莊謂慶緒曰：「事有不得已者，時不可失。」慶緒曰：「兄有所為，敢不敬從。」又謂豬兒曰：「汝前後受撻，寧有數乎！不行大事，死無日矣！」豬兒亦許諾。莊與慶緒夜持兵立帳外，豬兒執刀直入帳中，斫祿山腹。左右懼，不敢動。祿山捫枕旁刀，不獲，撼帳竿，曰：「必家賊也。」腹已流血數鬥，遂死。掘床下深數尺，以氈裹其屍埋之，誡宮中不得洩。乙卯旦，莊宣言於外，雲祿山疾亟。立晉王慶緒為太子，尋即帝位，尊祿山為太上皇，然後發喪。慶緒性昏懦，言辭無序，莊恐眾不服，不令見人。慶緒日縱酒為樂，兄事莊，以為御史大夫、馮翊王，事無大小，皆取決焉；厚加諸將官爵以悅其心。

上從容謂李泌曰：「廣平為元帥逾年，今欲命建寧專征，又恐勢分。立廣平為太子，何如？」對曰：「臣固嘗言之矣，戎事交切，須即區處，至於家事，當俟上皇。不然，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！此必有人欲令臣與廣平有隙耳；臣請以語廣平，廣平亦必未敢當。」泌出，以告廣平王俶，俶曰：「此先生深知其心，欲曲成其美也。」乃入，固辭，曰：「陛下猶未奉晨昏，臣何心敢當儲副！願俟上皇還宮，臣之幸也。」上賞慰之。李輔國本飛龍小兒，粗閒書計，給事太子宮，上委信之。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，見張良娣有寵，陰附會之，與相表裡。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，二人譖之於上曰：「倓恨不得為元帥，謀害廣平王。」上怒，賜倓死。於是廣平王俶及李泌皆內懼。倓謀去輔國及良娣，泌曰：「不可，王不見建寧之禍乎？」俶曰：「竊為先生憂之。」泌曰：「泌與主上有約矣。俟平京師，則去還山，庶免於患。」俶曰：「先生去，則俶益危矣。」泌曰：「王但盡人子之孝，良娣婦人，王委曲順之，亦何能為！」

上謂泌曰：「今郭子儀、李光弼已為宰相，若克兩京，平四海，則無官以賞之，奈何？」對曰：「古者官以任能，爵以酬功。漢、魏以來，雖以郡縣治民，然有功則錫以茅土，傳之子孫，至於周、隋皆然。唐初，未得關東，故封爵皆設虛名，其食實封者，給繒布而已。貞觀中，太宗欲復古制，大臣議論不同而止。由是賞功者多以官。夫以官賞功有二害，非才則廢事，權重則難制。是以功臣居大官者，皆不為子孫之遠圖，務乘一時之權以邀利，無所不為。向使祿山有百里之國，則亦惜之以傳子孫，不反矣。為今之計，俟天下既平，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，則雖大國，不過二三百里，可比今之小郡，豈難制哉！於人臣乃萬世之利也。」上曰：「善！」

上聞安西、北庭及拔汗那、大食諸國兵至涼、鄯，甲子，幸保定。

丙寅，劍南兵賈秀等五千人謀反，將軍席元慶、臨邛太守柳奕討誅之。

河西兵馬使蓋庭倫與武威九姓商胡安門物等，殺節度使周泌，聚眾六萬。武威大城之中，小城有七，胡據其五，二城堅守。支度判官崔稱與中使劉日新以二城兵攻之，旬有七日，平之。

史思明自博陵，蔡希德自太行，高秀巖自大同，牛廷介自范陽，引兵共十萬，寇太原。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，餘團練烏合之眾不滿萬人。思明以為太原指掌可取，既得之，當遂長驅取朔方、河、隴。太原諸將皆懼，議修城以待之，光弼曰：「太原城週四十里，

賊垂至而興役，是未見敵先自困也。」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。作墜數十萬，眾莫知所用；及賊攻城於外，光弼用之增壘於內，壞輒補之。思明使人取攻具於山東，以胡兵三千衛送之，至廣陽，別將慕容溢、張奉璋邀擊，盡殺之。

思明圍太原，月餘不下，乃選驍銳為遊兵，戒之曰：「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，攻東則趣西，有隙則乘之。」而光弼軍令嚴整，雖寇所不至，警邏未嘗少懈，賊不得入。光弼購募軍中，苟有小技，皆取之，隨能使之，人盡其用，得安邊軍錢工三，善穿地道。賊於城下仰而侮詈，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，臨城斬之。自是賊行皆視地。賊為梯沖、土山以攻城，光弼為地道以迎之，近城輒陷。賊初逼城急，光弼作大砲，飛巨石，一發輒斃二十餘人，賊死者什二三，乃退營於數十步外，圍守益固。光弼遣人詐與賊約，刻日出降；賊喜，不為備。光弼使穿地道周賊營中，撦之以木。至期，光弼勒兵在城上，遣裨將將數千人出，如降狀，賊皆屬目。俄而營中地陷，死者千餘人，賊眾驚亂，官軍鼓噪乘之，俘斬萬計。會安祿山死，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，留蔡希德等圍太原。

慶緒以尹子奇為汴州刺史、河南節度使。甲戌，子奇以歸、檀及同羅、奚兵十三萬趣睢陽。許遠告急於張巡，巡自寧陵引兵入睢陽。巡有兵三千人，與遠兵合六千八百人。賊悉眾逼城，巡督勵將士，晝夜苦戰，或一日至二十合；凡十六日，擒賊將六十餘人，殺士卒二萬餘，眾氣自倍。遠謂巡曰：「遠懦，不習兵，公智勇兼濟，遠請為公守，請公為遠戰。」自是之後，遠但調軍糧，修戰具，居中應接而已，戰鬥籌畫一出於巡。賊遂夜遁。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，扼賊要衝，得河東則兩京可圖。時賊將崔乾祐守河東，丁丑，子儀潛遣人入河東，與唐官陷賊者謀，俟官軍至，為內應。

初，平盧節度使劉正臣自范陽敗歸，安東都護王玄志鴆殺之。祿山以其黨徐歸道為平盧節度使，玄志復與平盧將侯希逸襲殺之；又遣兵馬使董秦將兵以葦筏度海，與大將田神功擊平原、樂安，下之。防河招討使李銑承製以秦為平原太守。

二月，戊子，上至鳳翔。

郭子儀自洛交引兵趣河東，分兵取馮翊。己丑夜，河東司戶韓旻等翻河東城迎官軍，殺賊近千人。崔乾祐逾城得免，發城北兵攻城，且拒官軍，子儀擊破之。乾祐走，子儀追擊之，斬首四千級，捕虜五千人，乾祐至安邑，安邑人開門納之，半入，閉門擊之，盡殪。乾佑未入，自白逕嶺亡去。遂平河東。

上至鳳翔旬日，隴右、河西、安西、西域之兵皆會，江、淮庸調亦至洋川、漢中，上自散關通表成都，信使駱驛。長安人聞車駕至，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。西師憩息既定，李泌請遣安西及西域之眾，如前策並塞東北，自歸、檀南取范陽。上曰：「今大眾已集，庸調亦至，當乘兵鋒搗其腹心，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，先取范陽，不亦迂乎？」對曰：「今以此眾直取兩京，必得之。然賊必再強，我必又困，非久安之策。」上曰：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今所恃者，皆西北守塞及諸胡之兵，性耐寒而畏暑，若乘其新至之銳，攻祿山已老之師，其勢必克。兩京春氣已深，賊收其餘眾，遁歸巢穴，關東地熱，官軍必困而思歸，不可留也。賊休兵秣馬，伺官軍之去，必復南來，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。不若先用之於寒鄉，除其巢穴，則賊無所歸，根本永絕矣。」上曰：「朕切於晨昏之戀，不能待此決矣。」

關內節度使王思禮軍武功，兵馬使郭英乂軍東原，王難得軍西原。丁酉，安守忠等寇武功，郭英乂戰不利，矢貫其頤而走；王難得望之不救，亦走；思禮退軍扶風。賊遊兵至大和關，去鳳翔五十里，鳳翔大駭，戒嚴。

李光弼將敢死士出擊蔡希德，大破之，斬首七萬餘級；希德遁去。

安慶緒以史思明為范陽節度使，兼領恆陽軍事，封媯川王；以牛廷介領安陽軍事；張忠志為常山太守兼團練使，鎮井陘口；餘各令歸舊任，募兵以御官軍。先是安祿山得兩京珍貨，悉輸范陽。思明擁強兵，據富資，益驕橫，浸不用慶緒之命；慶緒不能制。

戊戌，永王璘敗死，其黨薛鏐等皆伏誅。

時李成式與河北招討判官李銑合兵討璘，銑兵數千，軍於揚子；成式使判官裴茂將兵三千，軍於瓜步，廣張旗幟，列於江津。璘與其子瑒登城望之，始有懼色。季廣琛召諸將謂曰：「吾屬從王至此，天命未集，人謀已隳，不如及兵鋒未交，早圖去就。不然，死於鋒鏑，永為逆臣矣。」諸將皆然之。於是廣琛以麾下奔廣陵，渾惟明奔江寧，馮季康奔白沙。璘憂懼，不知所出。其夕，江北之軍多列炬火，光照水中，一皆為兩，璘軍又以火應之。璘以為官軍已濟江，遽挈家屬與麾下潛遁；及明，不見濟者，乃復入城收兵，具舟楫而去。成式將趙侃等濟江至新豐，璘使瑒及其將高仙琦將兵擊之；侃等逆戰，射瑒中肩，璘兵遂潰。璘與仙琦收餘眾，南奔鄱陽，收庫物甲兵，欲南奔嶺表，江西採訪使皇甫侁遣兵追討，擒之，潛殺之於傳捨；瑒亦死於亂兵。

侁使人送璘家屬還蜀，上曰：「侁既生得吾弟，何不送之於蜀而擅殺之邪！」遂廢侁不用。

庚子，郭子儀遣其子旰及兵馬使李韶光、大將軍王祚濟河擊潼關，破之，斬首五百級。安慶緒遣兵救潼關，郭旰等大敗，死者萬餘人。李韶光、王祚戰死，僕固懷恩抱馬首浮渡渭水，退保河東。

三月，辛酉，以左相韋見素為左僕射，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裴冕為右僕射，並罷政事。

初，楊國忠惡憲部尚書苗晉卿，安祿山之反也，請出晉卿為陝郡太守，兼陝、弘農防禦使。晉卿固辭老病，上皇不悅，使之致仕。及長安失守，晉卿潛竄山谷；上至鳳翔，手敕征之為左相，軍國大務悉咨之。

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，為之流涕，遣中使至曲江祭之，厚恤其家。

尹子奇復引大兵攻睢陽。張巡謂將士曰：「吾受國恩，所守，正死耳。但念諸君捐軀命，膏草野，而賞不酬勳，以此痛心耳！」將士皆激勵請奮。巡遂椎牛，大饗士卒，盡軍出戰。賊望見兵少，笑之。巡執旗，帥諸將直衝賊陣。賊乃大潰，斬將三十餘人，殺士卒三千餘人，逐之數十里。明日，賊又合軍至城下，巡出戰，晝夜數十合，屢摧其鋒，而賊攻圍不輟。

辛未，安守忠將騎二萬寇河東，郭子儀擊走之，斬首八千級，捕虜五千人。

夏，四月，顏真卿自荊、襄北詣鳳翔，上以為憲部尚書。

上以郭子儀為司空、天下兵馬副元帥，使將兵赴鳳翔。庚寅，李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於三原北，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、王仲升、渾釋之、李若幽等伏兵擊之於白渠留運橋，殺傷略盡，歸仁游水而逸。若幽，神通之玄孫也。

子儀與王思禮軍合於西渭橋，進屯潏西。安守忠、李歸仁軍於京城西清渠。相守七日，官軍不進。五月，癸丑，守忠偽遁，子儀悉師逐之。賊以驍騎九千為長蛇陣，官軍擊之，首尾為兩翼，夾擊官軍，官軍大潰。判官韓液、監軍孫知古皆為賊所擒，軍資器械盡棄之。子儀退保武功，中外戒嚴。

是時府庫無蓄積，朝廷專以官爵賞功，諸將出征，皆給空名告身，自開府、特進、列卿、大將軍，下至中郎、郎將，聽臨事注名。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，有至異姓王者。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，不復計官爵高下。及清渠之敗，復以官爵收散卒。由是官爵輕而貨重，大將軍告身一通，才易一醉。凡應募入軍者，一切衣金紫，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，稱大官，而執賤役者，名器之濫，至是而極焉。

房琯性高簡，時國家多難，而琯多稱病不朝謁，不以職事為意，日與庶子劉秩、諫議大夫李揖高談釋、老，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，庭蘭以是大招權利。御史奏庭蘭贓賄，丁巳，罷琯為太子少師。以諫議大夫張鎬為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上常使僧數百人為道場於內，晨夜誦佛。鎬諫曰：「帝王當修德以弭亂安人，未聞飯僧可致太平也！」上然之。

庚申，上皇追冊上母楊妃為元獻皇后。

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守南陽，賊將武令珣、田承嗣相繼攻之。城中食盡，一鼠直錢數百，餓死者相枕藉。上遣宦官將軍曹日昇往宣慰，圍急，不得入。日昇請單騎入致命，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。會顏真卿自河北至，曰：「曹將軍不顧萬死，以致帝命，何為沮之！借使不達，不過亡一使者；達，則一城之心固矣。」日昇與十騎偕往，賊畏其銳，不敢逼。城中自謂望絕，及見日昇，大喜。日昇復為之至襄陽取糧，以千人運糧而入，賊不能遏。炅在圍中凡週歲，晝夜苦戰，力竭不能支，壬戌夜，開城，帥餘兵數千突圍而出，奔襄陽，承嗣追之，轉戰二日，不能克而還。時賊欲南侵江、漢，賴炅扼其衝要，南夏得全。

司空郭子儀詣闕請自貶；甲子，以子儀為左僕射。

尹子奇益兵圍睢陽益急，張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，若將出擊者；賊聞之，達旦儆備。既明，巡乃寢兵絕鼓。賊以飛樓瞰城中，無所見，遂解甲休息。巡與將軍南霽雲、郎將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，直衝賊營，至子奇麾下，營中大亂，斬賊將五十餘人，殺士卒五千餘人。巡欲射子奇而不識，乃剡蒿為矢，中者喜，謂巡矢盡，走白子奇，乃得其狀，使霽雲射之，喪其左目，幾獲之。子奇乃收軍退還。

六月，癸未，田乾真圍安邑。會陝郡賊將楊務欽密謀歸國，河東太守馬承光以兵應之，務欽殺城中諸將不同己者，翻城來降。乾真解安邑，遁去。

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，當死。上以其善用砲，壬辰，敕免死，以白衣於陝郡效力。中書舍人賈至不即行下，上表，以為：「去榮無狀，殺本縣之君。《易》曰：『臣弒其君，子弒其父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來者漸矣。』若縱去榮，可謂生漸矣。議者謂陝郡初復，非其人不可守。然則它無去榮者，何以亦能堅守乎？陛下若以砲石一能即免殊死，今諸軍技藝絕倫者，其徒實繁。必恃其能，所在犯上，復何以止之！若止捨去榮而誅其餘者，則是法令不一而誘人觸罪也。今惜一去榮之材而不殺，必殺十如去榮之材者，不亦其傷益多乎！夫去榮，逆亂之人也，焉有逆於此而順於彼，亂於富平而治於陝郡，悖於縣君而不悖於大君歟！伏惟明主全其遠者、大者，則禍亂不日而定矣。」上下其事，令百官議之。太子太師韋見素等議，以為：「法者天地大典，帝王猶不敢擅殺，而小人得擅殺，是臣下之權過於人主也。去榮既殺人不死，則軍中凡有技能者，亦自謂無憂，所在暴橫。為郡縣者，不亦難乎！陛下為天下主，愛無親疏，得一去榮而失萬姓，何利之有！於律，殺本縣令，列於十惡。而陛下寬之，王法不行，人倫道屈，臣等奉詔，不知所從。夫國以法理，軍以法勝；有恩無威，慈母不能使其子，陛下厚養戰士而每戰少利，豈非無法邪！今陝郡雖要，不急於法也。有法則海內無憂不克，況陝郡乎！無法則陝郡亦不可守，得之何益！而去榮末技，陝郡不以之存亡；王法有無，國家乃為之輕重。此臣等所以區區願陛下守貞觀之法。」上竟捨之。至，曾之子也。

南充土豪何滔作亂，執本郡防禦使楊齊魯；劍南節度使盧元裕發兵討平之。

秋，七月，河南節度使駕蘭進明克高密、琅邪、殺賊二萬餘人。

戊申夜，蜀郡兵郭千仞等反，六軍兵馬使陳玄禮、劍南節度使李峘討誅之。

壬子，尹子奇復徵兵數萬，攻睢陽。先是，許遠於城中積糧至六萬石，虢王巨以其半給濮陽、濟陰二郡，遠固爭之，不能得；既而濟陰得糧，遂以城叛，而睢陽城至是食盡。將士人廩米日一合，雜以茶紙、樹皮為食，而賊糧運通，兵敗復征。睢陽將士死不加益，諸軍饋救不至，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，皆饑病不堪鬥，遂為賊所圍，張巡乃修守具以拒之。賊為雲梯，勢如半虹，置精卒二百於其上，推之臨城，欲令騰入。巡預於城潛鑿三穴，候梯將至，於一穴中出大木，末置鐵鉤，鉤之使不得退；一穴中出一木，拄之使不得進；一穴中出一木，木末置鐵籠，盛火焚之，其梯中折，梯上卒盡燒死。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，鉤之所及，莫不崩陷。巡以大木，末置連鎖，鎖末置大鐶，揭其鉤頭，以革車拔之入城，截其鉤頭而縱車令去。賊又造木驢攻城，巡熔金汁灌之，應投銷鑠。

賊又於城西北隅以土囊積柴為磴道，欲登城。巡不與爭利，每夜，潛以松明、干蒿投之於中，積十餘日，賊不之覺，因出軍大戰，使人順風持火焚之，賊不能救，經二十餘日，火方滅。巡之所為，皆應機立辦，賊伏其智，不敢復攻，遂於城外穿三重壕，立木柵以守巡，巡亦於其內作壕以拒之。

丁巳，賊將安武臣攻陜郡，楊務欽戰死，賊遂屠陜。

崔渙在江南選補，冒濫者眾，八月，甲申，罷渙為餘杭太守、江東採訪、防禦使。

以張鎬兼河南節度、採訪等使，代賀蘭進明。

靈昌太守許叔冀為賊所圍，救兵不至，拔眾奔彭城。

睢陽士卒死傷之餘，才六百人，張巡、許遠分城而守之，巡守東北，遠守西南，與士卒同食茶紙，不復下城。賊士攻城者，巡以逆順說之，往往棄賊來降，為巡死戰，前後二百餘人。

是時，許步冀在譙郡，尚衡在彭城，賀蘭進明在臨淮，皆擁兵不救。城中日蹙，巡乃令南霽雲將三十騎犯圍而出，告急於臨淮。霽雲出城，賊眾數萬遮之，霽雲直衝其眾，左右馳射，賊眾披靡，止亡兩騎。既至臨淮，見進明，進明曰：「今日睢陽不知存亡，兵去何益！」霽雲曰：「睢陽若陷，霽雲請以死謝大夫。且睢陽既拔，即及臨淮，譬如皮毛相依，安得不救！」進明愛霽雲勇壯，不聽其語，強留之，具食與樂，延霽去坐。霽雲慷慨，泣且語曰：「霽雲來時，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！霽雲雖欲獨食，且不下嚥，大夫坐擁強兵，觀睢陽陷沒，曾無分災救患之意，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！」因嚙落一指以示進明，曰：「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，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。」座中往往為泣下。

霽雲察進明終無出師意，遂去。至寧陵，與城使廉坦同將步騎三千人，閏月，戊申夜，冒圍，且戰且行，至城下，大戰，壞賊營，死傷之外，僅得千人入城。城中將吏知無救，皆慟哭，賊知援絕，圍之益急。

初，房琯為相，惡賀蘭進明，以為河南節度使，以許叔冀為進明都知兵馬使，俱兼御史大夫。叔冀自恃麾下精銳，且官與進明等，不受其節制。故進明不敢分兵，非惟疾巡、遠功名，亦懼為叔冀所襲也。

戊辰，上勞饗諸將，遣攻長安，謂郭子儀曰：「事之濟否，在此行也！」對曰：「此行不捷，臣必死之！」

辛未，御史大夫崔光遠破賊於駱谷，光遠行軍司馬王伯倫、判官李椿將二千人攻中渭橋，殺賊守橋者千人，乘勝至苑門。賊有先屯武功者，聞之，奔歸，遇於苑北，合戰，殺伯倫，擒椿送洛陽。然自是賊不復屯武功矣。

賊屢攻上黨，常為節度使程千里所敗。蔡希德復引兵圍上黨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